

本 卷 说 明

本卷收《晚华集》、《秀露集》。

《晚华集》

1984年 愿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5年 怨月山东画报出版社。

《秀露集》

1985年 猿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6年 怨月山东画报出版社。

目摇摇录

晚 华 集

平原的觉醒	(猿)
在阜平	
摇——《白洋淀纪事》重印散记	(愿)
装书小记	
摇——关于《子夜》的回忆	(员猿)
吃粥有感	(员苑)
服装的故事	(圆苑)
童年漫忆	(圆缘)
保定旧事	(猿)
某村旧事	(猿怨)
黄鹂	
摇——病期琐事	(源)

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	(缘四)
关于《荷花淀》的写作	(缘五)
删去的文字	(缘六)
文字生涯	(远一)
回忆沙可夫同志	(苑一)
清明随笔	
摇——忆邵子南同志	(苑四)
远的怀念	(愿一)
伙伴的回忆	(愿二)
回忆何其芳同志	(怨一)
悼画家马达	(苑一)
谈赵树理	(苑二)
《方纪散文集》序	(苑三)
韩映山《紫苇集》小引	(苑四)
《阿凤散文集》序	(苑五)
奋勇地前进、战斗(发言稿)	(苑六)
信稿(一)	(苑七)
信稿(二)	(苑八)
关于《聊斋志异》	(苑九)
《红楼梦》杂说	(苑一〇)

谈柳宗元 (员源源)

近作散文的后记 (员源怨)

秀 露 集

戏的梦 (员源缘)

书的梦 (员源元)

画的梦 (员源猿)

石子

摇——病期琐事 (员源愿)

乡里旧闻 (员源园)

摇度春荒 (员源园)

摇凤池叔 (员源源)

摇干巴 (员源苑)

《善闾室纪年》摘抄 (员源园)

悼念李季同志 (员源源)

夜思 (员源四)

琴和箫 (员源缘)

第一个洞 (员源源)

婚姻 (员源怨)

烈士陵园 (员源愿)

文学和生活的路

- 摇——同《文艺报》记者谈话 (圆缘)
- 关于儿童文学 (圆缘)
- 进修二题 (圆缘)
- 关于诗 (圆缘)
- 关于编辑和投稿 (圆元)
- 通讯六要 (圆源)
- 谈校对工作 (圆愿)
- 新年,为《天津团讯》作 (圆缘)
- 被删小记 (圆元)
- 左批评右创作论 (圆缘)

耕堂读书记(一)

- 摇《庄子》 (圆缘)
- 摇《韩非子》 (圆缘)
- 摇曹丕《典论·论文》 (圆愿)
- 摇陆机《文赋》 (圆怨)
- 摇《颜氏家训》 (猿元)
- 摇《三国志·关羽传》 (猿源)
- 摇《三国志·诸葛亮传》 (猿四)

耕堂读书记(二)

- 摇《曾文正公手书日记》 (猿猿)
- 摇《能静居士日记》 (猿源)

摇《翁文恭公日记》	(猿猿)
摇《缘督庐日记钞》	(猿苑)
耕堂读书记(三)	(猿愿)
欧阳修的散文	(猿猿)
读《蒲柳人家》	(猿愿)
《善阁室纪年》序	(猿猿)
克明《荷灯记》序	(猿猿)
万国儒《欢乐的离别》小引	(猿怨)
《刘绍棠小说选》序	(猿圆)
《从维熙小说选》序	(猿猿)
为外文版《风云初记》写的序言	(猿怨)
《平原杂志》第三期编后的后记	(猿圆)
关于《荷花淀》被删节复读者信	(猿源)
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	(猿苑)
关于《大墙下的红玉兰》的通信	(猿愿)
关于纪昀的通信	(猿猿)
致铁凝信	(猿愿)
后记	(猿圆)

晚摇华摇集

平原的觉醒

一九三七年冬季 ,冀中平原是动荡不安的。秋季 ,滹沱河发了一场洪水 ,接着 ,就传来日本人已攻到保定的消息。每天 ,有很多逃难的人 ,扶老携幼 ,从北面涉水而来 ,和站在堤上的人们 ,简单交谈几句 ,就又慌慌张张往南走了。

“就要亡国了吗 ?”农民们站在堤上 ,望着茫茫大水 ,唉声叹气地说。

国民党的军队放下河南岸的防御工事 ,往南逃 ,县政府也雇了许多辆大车往南逃。有一天 ,郎仁渡口 ,有一个国民党官员过河 ,在船上打着一柄洋伞 ,敌机当成军事目标 ,滥加轰炸扫射。敌机走后 ,人们拾到很多像蔓菁粗的子弹头和更粗一些的空弹壳。日本人真的把战争强加在我们的头上来了。

我原来在外地的小学校教书 ,“七七”事变 ,我就没有去。这一年的冬季 ,我穿着灰色棉袍 ,经常往返于我的村庄和安平县城之间。由吕正操同志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司令部 ,就驻在县城里 ,我有几个过去的同事 ,在政治部工作。抗日人人有份 ,当时我虽然还没有穿上军衣 ,他们也分配我

一些抗日宣传方面的工作。

我记得第一次是在家里编写了一本名叫《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的小册子,政治部作为一个文件油印发行了。经过这些年的大动荡,居然保存下来一个复制本子。内容为:前奏。上篇:一、民族解放战争与艺术武器。二、戏剧的特殊性。三、中国劳动民众接近的戏剧。四、我们的口号。下篇:一、怎样组织剧团。二、怎样产生剧本。三、怎样演出。

接着,我还编了一本中外革命诗人的诗集,名叫《海燕之歌》,在县城铅印出版。厚厚的一本,紫红色的封面。因为印刷技术,留下一个螺丝钉头的花纹,意外地给阎素同志的封面设计,增加了一种有力的质感。

阎素同志是宣传部的干事,他从一个县城内的印字店找到一架小型简单的铅印机,还有一些零零散散大大小小的铅字。又找来几个从事过印刷行业的工人,就先印了这本,其实并非当务之急的书。经过“五一”大“扫荡”,我再没有发现过这本书。

与此同时,路一同志主编了《红星》杂志,在第一期上,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题为《现实主义文学论》。这谈不上是我的著作,可以说是我那些年,学习社会科学和革命文学理论的读书笔记。其中引文太多了,王林同志当时看了,客气地讽刺说:“你怎么把我读过的一些重要文章,都摘进去了。”好大喜功、不拘小节的路一同志,却对这洋洋万言的“论文”,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出现,非常满意,一再向朋友们

源

推荐,并说:“我们冀中真有人才呀!”

这篇论文,现在也不容易找到了。抗战刚刚胜利时,我在一家房东的窗台上翻了一次。虽然没有什么个人的独特见解,但行文叙事之间,有一股现在想来是难得再有的热情和泼辣之力。

《红星》是一种政治性刊物,这篇文章提出“现实主义”,有幸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游击战争”等等当前革命口号,同时提示到广大的抗日军民面前。

不久,我在区党委的机关报《冀中导报》,发表了《鲁迅论》,占了小报整整一版的篇幅。

青年时写文章,好立大题目,摆大架子,气宇轩昂,自有他好的一方面,但也有名不副实的一方面。后来逐渐知道扎实、委婉,但热力也有所消失。

一九三八年的春天,我算正式参加了抗日工作。那时冀中区成立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叫人民武装自卫会。吕正操同志主持了成立大会,由史立德任主任,我当了宣传部长。会后,我和几个同志到北线蠡县、高阳、河间去组织分会,和新被提拔的在那些县里担任县政指导员的同志们打交道。这个会,我记得不久就为抗联所代替,七八月间,我就到设在深县的抗战学院去教书了。

这个学院由杨秀峰同志当院长,分民运、军事两院,共办了两期。第一期,我在民运院教抗战文艺。第二期,在军事院教中国近代革命史。

民运院差不多网罗了冀中平原上大大小小的知识分

子 ,从高小生到大学教授。它设在深县中学里 ,以军事训练为主 ,教员都称为“教官”。在操场 ,搭了一个大席棚 ,可容五百人。横排一条条杉木 ,就是学生的座位。中间竖立一面小黑板 ,我就站在那里讲课。这样大的场面 ,我要大声喊叫 ,而一堂课是三个小时。

我没有讲义 ,每次上课前 ,写一个简单的提纲。每周讲两次。三个月的时间 ,我主要讲了 :抗战文艺的理论与实际 ,文学概论和文艺思潮 ;革命文艺作品介绍 ,着重讲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不管我怎样想把文艺和抗战联系起来 ,这些文艺理论上的东西 ,无论如何 ,还是和操场上的实弹射击 ,冲锋刺杀 ,投手榴弹 ,很不相称。

和我同住一屋的王晓楼 ,讲授哲学 ,他也感到这个问题。我们共同教了三个月的书以后 ,学员们给他的代号是“矛盾” ,而赋予我的是“典型” ,因为我们口头上经常挂着这两个名词。

杨院长叫我给学院写一个校歌歌词 ,我应命了 ,由一位音乐教官谱曲。现在是连歌词也忘记了 ,经过时间的考验 ,词和曲都没有生命力。

去文习武 ,成绩也不佳。深县驻军首长 ,赠给王晓楼一匹又矮又小的青马 ,他没有马夫 ,每天自己喂饮它。

有一天 ,他约我去秋郊试马。在学院附近的庄稼大道上 ,他先跑了一趟。然后 ,他牵马坠镫 ,叫我上去。马固然跑得不是样子 ,我这个骑士 ,也实在不行 ,总是坐不稳 ,惹得

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com

围观的男女学生拍手大笑 ,高呼“ 典型 ”。

在八年抗日战争和以后的解放战争期间 ,因为职务和级别 ,我始终也没有机会得到一匹马。我也不羡慕骑马的人 ,在不能称为千山万水 ,也有千水百山的征途上 ,我练出了两条腿走路的功夫 ,多么黑的天 ,多么崎岖的路 ,我也很少摔跤。

晓楼已经作古 ,我是很怀念他的 ,他是深泽人。阴历腊月 ,敌人从四面蚕食冀中 ,不久就占领了深县城。学院分散 ,我带领了一个剧团 ,到乡下演出 ,就叫流动剧团。我们现编现演 ,常常挂上幕布 ,就发现敌情 ,把幕拆下 ,又到别村去演。演员穿着服装 ,带着化装转移 ,是常有的事。这个剧团 ,活动时间虽不长 ,但它的基本演员 ,建国后 ,很多人成为名演员。

一九三九年春天 ,我就调到阜平山地去了。这个学院的学员 ,从那时起 ,转战南北 ,在部队 ,在地方 ,都建树了不朽的功勋。

一九三七年冬季 ,冀中平原是大风起兮 ,人民是揭竿而起。农民的爱国家、爱民族的观念 ,是非常强烈的。在敌人铁蹄压境的时候 ,他们迫切要求执干戈以卫社稷。他们苦于没有领导 ,他们终于找到共产党的领导。

一九七八年十月六日

在摇阜摇平

——《白洋淀纪事》重印散记

中国青年出版社要重印《白洋淀纪事》。这本书是由过去几本小书合成的，而小书根据的原件，又多是战争年月的油印、石印或抄写本，不清晰，错字多。合印时，我在病中，未能亲自校对，上次重印，虽说“自校一过”，也只是着重校了书的上半部。

这本集子最初是由一位老战友协同出版社编辑的，采用了倒编年的办法，即把后写的排在前，而先写的列在后；这当然有他们的不可非议的想法，是一种好意。

这次重校，是从书的最后一篇，倒溯上去。实际上就是顺着写作年月看下去，好像又从原来的出发点开始，把过去走过的路，重新旅行了一次。不只对路上的一山一水，一石一树，都感到亲切，在行走中间，也时时有所感触。

一九三九年春天，我从冀中平原调到阜平一带山地，分配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这是新成立的一个机关，其中的干部，多半是刚刚从抗大毕业的学生。

通讯社在城南庄，这是阜平县的大镇。周围除去山，就愿

是河滩沙石 ,我们住在一家店铺的大宅院里。我的日常工作是作“ 通讯指导 ” ,每天给各地新发展的通讯员写信 ,最多可写到七八十封 ,现在已经记不起写的是什么内容。此外 ,我编写了一本供通讯员学习的材料 ,堂皇的题目叫做 :《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 ,可能是东抄西凑吧。不久铅印出版 ,是当时晋察冀少有的铅印书之一 ,可惜现在找不到了。

在这一期间 ,我认识了当代一些英才彦俊 ,抗日风暴中的众多歌手。伟大的抗日战争 ,把祖国各地各个角落的有志有为的青年 ,召唤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青年奔向前方 ,他们是国家一代的精华 ,蕴藏多年的火种 ,他们为抗日献出了青春的才力 ,无数人献出了生命。

这个通讯社成立时有十几个人 ,不到几年 ,就牺牲了包括陈辉、仓夷、叶烨在内的 ,好几位才华洋溢的青年诗人。在暴风雨中 ,他们的歌声 ,他们跃进的步伐 ,永不磨灭地存在一个时代和我个人的记忆之中。

机关不久就转移到平阳附近的三将台。这是一个建筑在高山坡上 ,面临一条河滩的 ,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到这个村子不久 ,我被派到雁北地区作了一次随军采访 ,回来就过春节了。这还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过春节 ,东望硝烟弥漫的冀中平原 ,心情十分沉重。

大年三十晚上 ,我的房东 ,端了一个黑粗瓷饭碗 ,拿了一双荆树条做的筷子 ,到我住的屋里 ,恭恭敬敬地放在炕沿上 ,说 :

“尝尝吧。”

那碗里是一方白豆腐，上面是一撮烂酸菜，再上面是一个窝窝头，还在冒热气。我以极其感动的心情，接受了他的馈送。

房东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单身汉，他那干黑的脸，迟滞的眼神，带些愁苦的笑容以及暴露粗筋的大手，这在冀中我是见惯了的，一些穷苦的中年人，大都如此。这里的生活，比起冀中来就更苦，他们成年累月地吃糠咽菜，每家院子里放着几只高与人齐的大缸，里面泡满了几乎所有可以摘到手的树叶。在我们家乡，荒年时只吃榆树、柳树的嫩叶，他们这里是连杏树、杨树甚至蓖麻的大叶子，都拿回来泡在缸里。上面压上几块大石头，风吹日晒雨淋，夏天，蛆虫顺着缸沿到处爬。吃的时候，切成碎块，拿到河里去淘洗，回来放上一点盐。

今天的酸菜是白萝卜的缨子，这是只有过年过节才肯吃的。

我们在这村里，编辑一种油印的刊物《文艺通讯》。一位梁同志管刻写。印刷、折叠、装订、发行，我们俩共同做。他是一个中年人，曲阳口音，好像是从区里调来的。那时，虽说是五湖四海，却很少互问郡望。他很少说话，没事就拿起烟斗，坐在炕上抽烟。他的铺盖很整齐，离家近的缘故吧，除去被子，还有褥子枕头之类。后来，他要调到别处去，为了纪念我们这一段共事，他把一块铺在身下的油布送给了我，这对我当然是很需要的，因为我只有一条被，一直睡

80

在没有席子的炕上。但也享受了不久，一次行军，中午躺在路边大石头上休息，把油布铺在下面，一觉醒来，爬起来就赶路，把油布丢了。

晚上，我还帮助一位姓李的女同志办识字班。她是一位热情、美丽、善良的青年，经过她的努力，把新的革命的文化，带给了这个偏僻落后的小村庄，并且因为我们的机关住在这里，它不久就成为边区文化的一个中心。

阜平一带，号称穷山恶水。在这片炮火连天的大地上，随时可以看到：一家农民，住在高高的向阳山坡上，他把房前房后，房左房右，高高低低的，大大小小的，凡是有泥土的地方，都因地制宜，栽上庄稼。到秋天，各处有各处的收获。于是，在他的房顶上面，屋檐下面，门框和窗棂上，挂满了红的、黄的粮穗和瓜果。当时，党领导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工作的情形，就是如此。

山下的河滩不广，周围的芦苇不高。泉水不深，但很清澈，冬夏不竭，鱼儿们欢畅地游着，追逐着。山顶上，秃光光的，树枯草白，但也有秋虫繁响，很多石鸡、鹧鸪飞动着，孕育着，自得其乐地唱和着，山兔麝獐，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

当时，我们在这里工作，天地虽小，但团结一致，情绪高涨，生活虽说艰苦，但工作效率很高。

我非常怀念经历过的那一个时代，生活过的那些村庄，作为伙伴的那些战士和人民。我非常怀念那时走过的路，踏过的石块，越过的小溪。记得那些风雪、泥泞、饥寒、惊扰和胜利的欢乐，同志们兄弟一般的感情。

在这一地区 ,随着征战的路 ,开始了我的文学的路。我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 ,发表在那时在艰难条件下出版的报纸期刊上。它们都是时代的仓促的记录 ,有些近于原始材料。有所闻见 ,有所感触 ,立刻就表现出来 ,是璞不是玉。生活就像那时走在崎岖的山路上 ,随手可以拾到的碎小石块 ,随便向哪里一碰 ,都可以迸射出火花来。

“四人帮”当路的年代 ,我的书的遭遇如同我的本身。有人也曾劝我把《白洋淀纪事》改一改 ,我几乎没加思考地拒绝了。如果按照“四人帮”的立场、观点、方法 ,还有他们那一套语言 ,去篡改抗日战争 ,那不只有背于历史 ,也有昧于天良。我宁可沉默。

真正的历史 ,是血写的书 ,抗日战争也是如此。真诚的回忆 ,将是明月的照临 ,清风的吹拂 ,它不容有迷雾和尘沙的干扰。面对祖国的伟大河山 ,循迹我们漫长的征途 ,我们无愧于党的原则和党的教导吗?无愧于这一带的土地和人民对我们的支援吗?无愧于同志、朋友和伙伴们在战斗中形成的情谊吗?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八日